



PROVISIONAL

A/46/PV.30
21 October 1991

CHINESE

联合国 大会



UNITED NATIONS
OCT 28 1991
United Nations

大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第三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1年10月10日星期四，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希哈比先生 (沙特阿拉伯)

嗣后：尼马赫先生(副主席) (卡塔尔)

嗣后：希哈比先生(主席) (沙特阿拉伯)

--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 巴拿马共和国立宪总统吉利尔莫·恩达罗·加里马尼先生讲话

--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皮尔苏先生 (格林纳达)

杜布亚先生 (塞拉利昂)

西撒摩亚独立国总理托菲劳·埃蒂·
阿莱萨纳先生讲话

恩东先生 (赤道几内亚)

杰克逊先生 (爱沙尼亚)

塔韦拉斯·古斯曼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 主席发言

-- 结束一般性辩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1-61408

下午3时5分开会

议程项目114(续)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请大会注意文件A/46/474/Add.2,其中附有一份秘书长给我的信,通知我自从1991年9月17日和1991年10月10日发出了他的函电以后,塞拉利昂已支付其必要的款额,将其拖欠款项减少到了《宪章》第19条规定的数目以下。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是否适当注意到了这一情况?

就这样决定。

巴拿马共和国宪法总统吉利尔莫·恩达拉·加里马尼先生讲话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巴拿马共和国宪法总统的讲话。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吉利尔莫·恩达拉·加里马尼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巴拿马共和国宪法总统吉利尔莫·恩达拉·加里马尼先生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恩达拉·加里马尼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巴拿马共和国对萨米尔·希哈比先生当选为大会主席深感高兴,我们深信在他的才干指导下,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将对本组织具有重大意义。

他的前任吉多·德马尔克先生的工作为新的国际形势所需要应付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我国人民对接纳新会员国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同大韩民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我们现在可以希望朝鲜半岛将获统一。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是我们的太平洋邻国,许多世纪以来太平洋把我们同亚洲连在一起。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是对解放抱有信心和勇气的典范,终于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联合国主持下在西撒哈拉将举行公民投票以取得撒哈拉人民自决权利,我们深信,其结果是:

在大会下一届会议上我们将有另一个新会员国。

一年前，我在这一讲坛上简单地阐述了我们共和国最近的历史。我们经历的沧桑只能通过我国内部的现实加以认识，但是某些人往往对此认识不清。当时，我试图强调我们珍视的某些民族价值，其中有我们对民主的热爱、我们对人的尊严的承诺和我们对个人自由的献身精神。在另一方面，我们反对贫穷、宗派主义和疾病。为了捍卫这些价值并为了与这些灾难进行斗争，巴拿马共和国将始终准备不仅在国内、并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以诚实和决心作出贡献。

一年前，我们期待着一个享受国家之间和平与合作的时代的机会。今天，我们开始为人类建设一条通往一个新社会的道路。在此，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可能证明是一个有效的工具。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复杂的局势，但是，我们注意到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民的自由中已经出现了积极的成果。苏联、东欧和亚洲的变化使我们感到乐观，这些变化应该促使我们进行合作。国际社会认识到这一点，并正在支持这种积极的变化。就巴拿马共和国而言，与苏联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将打开21世纪前夕新的和意义重大的关系的大门。

我们必须在这种繁荣的自由的框架内面对由民族特性所造成的危机，这些危机是可以理解的，就象我国上一世纪从西班牙独立后出现的分裂一样可以理解。作为大哥伦比亚的一部分，我们经历了梦想的破裂和对大陆的幻想。今天，我们在付出了分裂这一昂贵的代价之后，正在试图对这些进行回忆。

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对南斯拉夫的斗争感到关注和痛心。我们认识到民族问题的根本，但与此同时，我们希望发展的离心力能够在该国和非洲正在出现的地区战胜分裂的分裂主义势力。

中东的和平要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实现一种新的容忍。召开一次审查目前局势并帮助克服数十年的敌意的会议是必要的。这不仅对该地区和世界和平是必要的，对旨在拯救人类和保护我们环境的方案也是必要的。通往持久和平最可靠的道路就是通过谈判实现解决，并满足有关各国人民各自的愿望。

我国政府密切地注视着南部非洲的政治发展。我们认为，正在为修正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严肃的努力。比勒陀利亚政府采取了重大的措施，呼吁进行公正的研究，同时考虑到南非人民的利益。应该谋求实现一种更符合当前国际形势的解决办法。

如果欧洲和东地中海的政治问题对我们各国具有无可非议的重要性的话，我要提及我们在联合国和在各国之间必须克服的其他两个障碍。我指的是人类的贫穷和环境的恶化。贫穷每天都在造成损害。在发展中国家，十亿人民正在悲惨的境遇中生活。在南非和加勒比地区，一半以上的人口难以维持生计。在发达国家，数字掩盖了表面上普遍富裕之中的人间困苦的广泛领域。联合国为减少贫穷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赞扬和支持的。在我们次大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有关危急性贫穷的区域项目正在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这些还不够。还必须采取其他国际合作的措施，作为补充。

我们巴拿马在国家克服贫穷战略的框架内采取了一整套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在今后五年集中于健康、教育、住房和就业的项目，并把重点放在母亲和婴儿的营养、公民住房和创造就业等方案上。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始终具有明确的重要性，也为政府以外部门的参与创造了一种机制。没有政府以外部门的参与，民主进程将是不完整的。

如果我们认识到，无论在国际或在国内，我们都无法在社会一个部分贫穷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另一部分的富裕，我们就能确保下一世纪的世界比今天更加美好。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关系必须在相互尊重和接受各个地区人的劳动所应得的公正价值的基础上予以改变。我们需要对我们商品的价格采取新的态度。我们需要真正地扩大国际贸易和投资。我们需要更宽厚地看待财富的使用和分配。这不是一个家长式统治的问题，而是正义的问题。为此，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不陷入僵局是重要的，区域经济集团不应成为更多的保护主义区域是必要的。

去年，我提出应该宣布反对贫穷十年，以制止贫穷、疾病和无知在世界的蔓延。今天，我认识到联合国在这一崇高事业中的努力，我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向前进，国际

合作的新时代应该延伸到穷国。

我们都对环境恶化及其可能对当代和后代所造成的有害后果感到关注。由于我国的地理位置,由于我国自然资源的特性并由于这些自然资源的恶化可能对世界,特别是对巴拿马造成的影响,我们巴拿马人民加倍地感到关注。

我们生长在由一条运河连接起来的两个海洋之间。这条运河既是巴拿马的一项资源,又是国际贸易的一个工具。我们的渔场包括大加勒比海和洪堡湾流。我们事实上是亚马逊地区的前卫。我们的达连地区几十年来是一个第一流的资源保留地。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它由居住在那里的所有土著民族集团平等参加的组织进行管理。他们在从本地市政府到国民议会的各级政府内都有代表。

打破这个地区的生态平衡将影响两大洋的渔业、运河的运作和跨洋贸易。

我国政府在最近在马德里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这些事实。我想在这个组织前面明确地指出以数量表示这些保留地对人类的价值的迫切必要性。它们应该由包括北方和南方的人在内的所有的人平等地利用,以使这块土地既不会有所有者也不会有剥削者。

我们这些小国在这个方面采取的痛苦措施需要得到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经济领域提供的合作。

我们由于意识到对全人类隐藏的危险,已采取了本组织所建议的关于在大加勒比地区倾倒和焚化有害和危险废料的措施。我们还在穿过运河运输石油和其他化学药品方面采取了特殊的预防措施。我们坚决致力于保护我们的水资源,特别是保护运河的水路流域。

订于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环境和发展会议将对这个议题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巴拿马支持为保证其成功而采取的所有必要措施。

在我的政府之前的军事政府停止遵守我国对国际组织和其他债权人所负的义务。它除了非法地致富和浪费国家资金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因此,它既没有偿付它欠下的债务,也没有鼓励发展经济。

我国政府不得不同时对付失业、下降的投资和不可理喻的政治敌视并偿付我们从上一个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债务。由于我们的国内经济正在恢复,我们的努力有条不紊地产生了一些具体的成果。财务形势正逐渐正常化。我们已经同国际金融组织和巴黎俱乐部各国达成了协定。最后,我们制定了一项经济调整纲领,以便在国际合作计划、重新安排债务偿还和新的投资计划范围内解放我们的经济。

我们决定逐步以一种互补的方式成为中美洲集团的一部分。这一决定是以结成区域集团的趋势为基础的。我们进一步相信,本地区各国正朝着民主方向前进。我们正在谨慎从事,但我们的决定显示了坚定的政治意愿。我们意识到我们作为连接南美洲大陆的一个环节的职责。我们同南美洲大陆由于若干世纪的联系而联结在一起;我们同加勒比地区由于自殖民时代起的血缘、习俗和利益关系而联结在一起。

巴拿马运河正准备于1999年12月31日不仅在名称上,而且在现实中也成为巴拿马的。应该在这个组织中指出,和有时听到的相反,巴拿马共和国正在负责任地作好准备,来管理这项同时也是人类的一项资源的国家资源。

人们直到今天总是说土地是我们的,资金属于美国。必须用几年时间完成的在库莱布拉河道进行的工程耗资2亿多美元,是用征收的运河通行费来支付的;与此相当的是,巴拿马已经由于从现在直到公元2000年放弃这项收入而作出了经济牺牲。这项参与证明了我们的严肃态度。

除此之外,巴拿马共和国正在制定一项将使我们能够同使用者进行合作的机制,以使运河可以履行其作为一项国家资源和一个国际工具的双重职责。我们希望能够马德里的第二次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上提交一份初步计划,作为巴拿马对由两大洋连接起来的各国人民的大家庭所作的一项贡献。

我没有忘记,一年前我在这里保证巴拿马政府致力于我们的邻国海地的自由事业。国际决心和海地争取自由的意志导致了一次历史性的选举,一个卑微的公民根据宪法地当选为总统。

我们知道海地今天的感受。我们知道一小撮傲慢的军人今天在太子港的所作所

为正是两年前另一些傲慢的军人在巴拿马的作为。

我们再次明确地声明，一个民主的政府不能允许以任何理由用这种方式来蔑视民意，在海地、在巴拿马或地世界任何地区都不能这样做。假如我们允许人民在尊为楷模的选举中自由表达的意愿受到蔑视，假如我们允许海地自由的英雄们被与现实完全脱节的诡辩所击败，那么所有关于贫穷、不发达或平等的声明都是毫无意义的。

我把这一点留到我发言结束时再说，因为它不仅与一个加勒比小国的局势有关而且与我们改革联合国和创造一个给予正义的世界新秩序的努力有着直接关系。

我们在此听到欢迎那些提倡公平的国际秩序压倒内部非正义的人的发言的掌声。就在星期一，西班牙国王赶到了大会，当时他代表其古老的王国说到，我引证，“……人权不是任何国家的内部问题”。

海地的悲剧是所有的伊比利亚—美洲人以及许多非洲人，许多亚洲人和许多欧洲人都熟知的。享受自由需要对捍卫每个人的自由作出承诺；否则我们便将冒把自己排除在文明社会之外的风险。

我国政府支持为在海地恢复宪法秩序的所有必要措施。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我们都会这样做；我们不接受背叛人们意志的任何正式妥协。

在美洲国家组织，我们一直保持明确的立场以便使我国1989年经历的悲剧不在其他国家重演。美洲国家组织必须兑现其在海地重新建立民主的责任。这将危及本大陆的民主并有损于这个组织的继续存在。

因此，巴拿马代表团一直明确表示它愿意支持能够为在海地恢复民主作出有效贡献的任何措施。我并非在维护一个假的不干涉原则的概念，因为主权建立在人民自决而不是任何政府的自决之上。我高兴地注意到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的倡议下大会将很快审议一项表达各国人民和政府对于海地民主怀有的关切和声援的决议。

巴西总统开始一般性辩论是通常的做法。今天，第一次由一位国家元首结束一般性辩论。有意义的是在一个大国之后象我国这样的一个小国作最后的发言。人类

不能以大小来衡量。我们有荷兰、希腊、瑞士和日本永远提醒着我们小国的力量有多么大。

我代表我国政府和所有由于秘书长不断关怀各国的和平和幸福而从中受益的人民，愿向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真诚的敬意。他勇敢地开始了本组织的改革。他在阿富汗、中东、柬埔寨、塞浦路斯、中美和其他地方证明了他的忠诚和他的能力。巴拿马象以往一样给他全力支持以便使记录能够表明我们认为他的一生首先是为他的国家服务，其次是为全人类服务。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代表大会我要感谢巴拿马共和国立宪总统刚才所作的发言和对我所讲的客气话。

巴拿马共和国立宪总统吉利尔莫·恩达罗·加里马尼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完)

一般性辩论。

皮尔苏先生(格林纳达)：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向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转达格林纳达政府和人民的问候。我们尤其有幸祝贺你当选为四十六届会议主席。主席先生，我们完全意识到你杰出的品质和能力，而且我们相信你将最杰出地指导本届会议的工作。我们还愿祝贺马耳他的吉多·德·马尔科先生有效地主持了第四十五届会议的事务。

我国政府赞扬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为联合国的服务中作出了不倦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也很高兴地向下列联合国的新会员国表示热烈的欢迎：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

* 副主席尼马赫先生(卡塔尔)主持会议。

国、拉托维亚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无疑，这一长串的可观的新会员的名单证明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深刻的政治变化。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最近获得独立。两个朝鲜最终克服了被排除在联合国会员之外的状态。这种状态在一段时期以来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同时与它们的独立地位也是完全不相称的。波罗的海国家也可以说是重新获得了它们的独立。

自由、正义和民主再一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自从格林纳达摆脱了违背我们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以来已几乎8年时间了。每年都是对我们的国家的重建和人民幸福提出新的挑战的一年。那的确是困难的年代。我们取得了某些进步，但我们的人民认识到，在我们国家发展的道路上还有许多更大的障碍。

自从1983年底以来，我们集中重建经济和恢复体现在宪法中的民主体制。事实上，格林纳达恢复了我国宪法中的那些于1979年3月被终止而搁置起来的条款，从而使得我们国家回到了充分的立宪统治。与此相关的是，格林纳达重新参加了东加勒比最高法院系统。这两项成就再次保证了我国公民的充分宪法权利。我们已举行了两次和平自由的大选。正如前几届政府一样，我国政府正在作出很多努力发展政治稳定，从而使得我们的国民、旅游者以及外国投资者能够热心于同我们美丽的国家作生意或来到我国发展商业。

我们的国内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鼓励个人、合作团体和工商界最大限度地从他们的企业及努力中获得收益。同时，我们谋求增加机会，使我国劳动人民通过发挥个人积极性和建立自力更生的美德来取得更高的生活水准。

我们责无旁贷地创建的政治和平现在正得到一项全面的发展战略的支持，这项战略载入我们第一个中期国家发展行动计划中。我们为自己确立了一系列目标，包括各部门平衡和协调的增长、人力资源的战略规划与发展、积极向上的职业道德和一支守纪律、身体健康的熟练劳动队伍、一个有针对性和适应性的教育体制、享受一切获得保证的宪法权利和自由以及和平稳定的劳资关系气氛。

我国政府十分了解由于非常有限的资源所造成的难处。我国人民了解因为希望得不到实现而带来的失望和痛苦。然而,不管是政府还是人民都认识到,在我们共同努力,以更经济和具有竞争性的价格生产出更多数量的商品和服务时需要作出牺牲并要有耐心。但是我们受到国际金融和商品市场的力量的制约。

我国政府确信,格林纳达的发展速度,事实上任何小岛屿国家的发展速度都取决于国际经济和政治趋势。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将这种现象视为全球相互依赖的说法是贴切的,但我们不应忽视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极度的不平衡。最重要的是不应该害怕指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特殊环境问题。

官方发展援助和北方对南方的实际资金的转移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提出来。巨大的债务负担、原料出口价格下跌所带来的外汇减少、持续的贫困和边缘化的经济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均是非常突出的现象。我们格林纳达正在债务和经济困难的沉重压力下缓慢爬行着。但是,我们认识到采取纠正行动不能离开非国家因素和成员。

很明显,需要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但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民都期待着政府给予他们幸福的生活,而他们继续这样做的时候恰恰是国民经济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许多合理期望的时候。但我们相信,经济调整是可取的办法并有希望实现更为可靠的经济未来。

正当各个发展中国家着手执行这类计划的时候,格林纳达认为国际金融机构提供明智的支持是绝对必要的。债务豁免必须被视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同样,新的减让性官方发展援助也是这样一种选择。提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贸易和投资体制尤其在现在对小国家的经济命运是至关重要的。另外,正进行的经济调整需要获得援助,以解决这种调整所带来的社会代价。

区域性经济集团的迅速建立和巩固对小国家来说带来了新的不安因素和新挑战。尽管这种发展的经济逻辑和理由可能是无懈可击的,格林纳达呼吁为传统供应者的产品给予特殊考虑。如果获得保障的市场机会被无限制的价格竞争所代替,又

没有任何补偿性机制的话,那么发展中国家就会涌现出社会和政治动乱。市场是不讲社会良心的。

就如同新获得自由的欧洲国家一样,经济生存的需要对于加勒比、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来说是同样尖锐的问题。发展就如同贫困一样是不分文化的。格林纳达呼吁所有国家努力起草一项公平的国际发展战略。现有的联合国机构重新恢复了活力并进行了改革,在这些机构内显然需要进行更为强有力的多边活动。这些机构应该被赋予具体的任务和有充分的财力,以便满足贫国的发展需要。

我们在国际论坛有洞察力地谈到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相互依赖的概念。几十年来,工业化和技术革命提供了大量的产品和服务,这使得一些国家有可能实现迅速的经济增长。多年来,另一些国家却一直处在贫穷和饥饿之中,那里的几百万人民靠有限的自然资源维持贫困的生活。今天环境恶化就是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的代价。问题是全球性的,责任也是全球性的,因此集体行动需要有一种协调一致的全球战略。

在这方面,格林纳达期待1992年在巴西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我们认为,不能回避对外交行动和国际立法的挑战。恢复和维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意识要求有一些平等和有效的国际法律文书。我们希望,除了对环境变化和生物多样性进行谈判和缔结各项公约以外,小国特别关心的问题和需要得到真正的理解和坚定的援助保证。

格林纳达呼吁国际社会不要放松特别说服工业化国家,使它们认识到有必要采取迫切步骤拯救环境的各项努力。必须向小国提供援助,帮助它们找到替代办法,使其能够享有美丽的环境而不必被迫仅为生存而掠夺其资源。让我们带着拯救我们星球和我们自己的政治意愿去巴西。

目前讲英语的加勒比区域比较平静和稳定。这些条件使我们这些国家能够加紧谋求更深刻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形式。

格林纳达愿重申其立场,即该区域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我们一体化运动的成功。近年来,我们重新得到了推进和巩固一体化进程所需要的大量政治承诺,格林纳达相信,这种重新焕发的活力和势头将保持下去。

毫无疑问,改善福利和安全状况的光明前景已推动多米尼加联邦、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和格林纳达岛国领导人促使其社会各部门认真和严肃地寻求该次区域四岛国切实可行的政治联合形式。我们高度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确定为一个人民并为有条不紊和渐进地管理形成恰当的宪法权力。

格林纳达认为,鉴于全球变革的速度和范围,在加勒比更广泛的地区和拉丁美洲采取加强一体化进程的步骤的必要性正变得越来越迫切。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委内瑞拉和墨西哥正在起到的特殊作用和洪都拉斯最近提出的建议。该区域各国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和配合将无疑有助于促进本半球的团结。

格林纳达高兴地欢迎伯利兹和危地马拉之间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危地马拉政府最近宣布承认伯利兹的独立和自决权,这非常令人感到鼓舞。这两个国家已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也使人感到鼓舞。我们期望双方在相互尊重和睦邻的原则基础上友好并确实解决彼此之间的遗留问题。

格林纳达政府对海地正式当选总统最近被推翻最强烈地表示遗憾。格林纳达认为,不应使因其自私目的无视海地人民民主、和平和进步的意愿而夺权的军政府感到舒坦。我们要求国际社会向军政府施加足够地压力,以便在海地恢复宪制。国际社会必须特别注意有关海地难民的现在问题。鉴于那里的目前局势,这已经变得更加迫切。

有些人似乎认为目前南非内部展现的政治进程要求它们立即给予经济上的赞助。格林纳达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宽慰地注意到,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些立法支柱已被废除。但这种根本立宪变革进程的步伐非常缓慢。迄今为止并未保证给予黑人大多数任何已经承认的权利和自由。格林纳达重申其立场,除非这个提出的目标得到实现,否则经济制裁应该保持下去,以便完全废除种族隔离。我国政府还对黑人居住区的持续暴力感到不安,并对某些机构这样阻碍民主南非的实现表示遗憾。

中东总的局势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海湾战争结束后出现了新的和平机会。格林纳达支持提议的中东会议。最近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积极发展迹象,希望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解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之间长期存在的问题。

格林纳达政府宽慰地注意到欧洲共产主义的死亡。东欧特别是苏联已经体会到民主的力量。我们认为,欧洲所谓刚刚获得自由的国家是摆脱冷战的历史性奖品。这个奖品已经理所当然地归于人民。

正当世界在似乎是单极的时代里摸索着前进的时候,小国对于安全的关注再次成为重要的问题。小国为了寻求安全花费了它们难以承担的大量经济资源。小国的虚弱性质不但表现在其领土完整直接受到攻击,而且还表现在普遍的贫穷与经济的无力。区域合作的安排提供了一项选择,但是对各国独立的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对国际法规则的遵循,这些才是小国安全的最佳保障。在新的国际环境中,格林纳达认为联合国在保障小国的安全与政治独立中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生产、贩运和使用非法毒品造成的问题不能单凭希望来解决。的确,毒品文化的强暴而无孔不入的攻击威胁并危及小国的安全本身。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毒品能够阻碍我国国家的发展,因为它需要并花费大量本来可以用于更有收益目的资源。

格林纳达决心在这场斗争中坚持到底,我们在这一方面采用了一些全国性的方案,并且与友好国家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我国政府认为,有责任在这方面开展工作的区域和国际机构应当得到会员国的最大支持。毒品问题是全球性的。反应也必然应当是全球范围的。

1990年代继续赋予国际社会以实行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使命。幸好,民主和自由是两个主要的受益者。根据格林纳达的观点,我们希望我们的全国性发展工作不会脱轨,而会受到国际金融机构和友好国家的切实支持。我们并希望,国际合作的新精神能够巩固与加深,以便增进和平的前景。联合国必须是国际活动的焦点。联合国这次第四十六届会议必须在为国际社会提供机会并便利它们作出决定中发挥作用,以便使和平与安全的事业发展到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持久发展的

合理的水平。

杜姆布亚(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极其荣幸地代表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主席。这是对你作为老练的外交家的品质和才能以及作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可敬的儿子的恰当的证明和赞赏。我国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始终保持着亲切友好的关系。让我向你保证,正当大会在你的领导下为寻求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开展工作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将与你进行最充分的合作。我并谨称赞你的前任、马耳他外交部长吉多·德马尔科先生,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在他的有效领导下取得了许多进步。

最近七个国家,其中包括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加入了我们的组织,使《宪章》长期以来的普遍性原则更加具有意义。对于这些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一定是实现了取得自决的愿望。同样,我们还向恢复了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伸出欢迎与合作之手。这些国家再次成为国际舞台上的积极成员。我们同样欢迎接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这一结果是我国政府过去几年里一贯支持的。我们认为并希望,双方可以通过加入本国际论坛进一步争取实现最终统一的共同目标。我们祝贺所有新的会员国,并指出,由于它们的加入,联合国组织的社会与文化多样性更加丰富了。

我们在发生了重大事态发展的高潮中参加了这一次第四十六届会议,其意义目前还无法完全理解。我们面临出现新时代的前景,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令人兴奋但也充满挑战的时刻:令人兴奋因为在它们为处理国际关系中改变方向甚至有个新的开端提供了机会;充满挑战,因为错误的选择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有人就在这大会堂中说,我们不能让正在产生的世界秩序自我演化。我们必须以今后能对我们最为有利的品质或特点来塑造它,扶植它,鼓励它。所以,新生的世界秩序必须被看作是集体意志与努力的产物。因此,最重要的前提应是明确理解建立这种新世界秩序的先决条件,各国在遵循这一先决条件方面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必须明确地公开。我们要塑造的不是由不平衡的性质所构成的脆弱的体制,而是由

自由国家构成的团体,其行为必须真正地得到《宪章》的认可,并对世界各国人民负有责任。

我们努力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总是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决心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是否决心抛弃那些迄今为止阻挠了冲突的解决、阻碍了调解或遏制了经济发展的态度。我们应该相信逐渐发展的自由和民主手段的功效,其基础应该是政治灵活性、社会妥协和明确的经济设想。

南非的局势多年以来一直是我们的议程上的一个项目。由于国内和国际的持续压力,南非目前的政府颁布了法规,从法令全书中取消了一些可恶的法律。然而,种族隔离仍然在这个国家深深扎根。因此,如果我们不继续保持对南非政府的压力,我们就发生了判断错误。

德克勒克总统的立宪建议首先是要保证南非大多数人民永远无法行使有效的政治权利。显然,人们无法认真对待这样一个体制,它不顾选举结果,强迫组成联合政府。这些建议不能构成谈判的基础。同时,已经出现证据,证实许多人的怀疑,即:比勒陀利亚当局继续与席卷南非特别是黑人居住区的毁灭性的暴力浪潮相勾结。国际社会应该继续警惕,保持对南非当局的压力,直到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能够决定他们应该如何被管理、由谁管理。保留宪法的保证条款是一回事,但实施种族主义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对安哥拉的和平进程和交战双方的停火感到欢欣鼓舞。我们盼望着一个统一的安哥拉民族的产生。我们呼吁莫桑比克人民结束血腥的冲突。这一冲突已经给穷人和无辜人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我们赞扬所有国家特别是该地区的国家作出的努力,它们试图为这个国家的危机寻找解决方法。

关于西撒哈拉的问题,我们看到联合国观察团在解决那块领土上的冲突的道路上正在走最后一步。

多年来,我国代表团一直赞扬处于逆境中的柬埔寨人民的勇气、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今天我们见到这些品质的结果,即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的领导

下建立了全国最高委员会,体现了柬埔寨人民协商一致、就他们社会的未来方向达成协议,从而恢复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我们相信,多年冲突以后的恢复过程已经开始,随之而来的是认识到过去的教训在柬埔寨人民向自己的命运进军时,将加强他们的决心。

我国代表团欢迎将要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和更广泛的阿以冲突的中东国际会议的召开。我国代表团一向认为巴勒斯坦人有权利获得边境安全的家园,在这里他们可以作为一个民族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这一会议的所有参加者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全面和平解决,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在安全的边境内和平相处。

许多人现在都同意非洲的危机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带有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正是在一背景下,我国总统约瑟夫·赛义杜·莫莫博士少将去年8月采取措施,使得塞拉利昂人民更多地参与政治,并使得政治进程更为民主化。经过13年的一党统治之后,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多党制。在一年以内将要进行的下一次选举中,塞拉利昂人民将有机会选择他们所需要的人来管理他们。然而,为使多党民主有效运行,处于我们这种局势下的政府应该得到援助,以消除饥饿、贫困和文盲,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民的持续贫困很可能对民主进程带来消极影响。

塞拉利昂对从一党制到多党制的顺利和和平的过渡感到高兴,同时我国仍然遭到利比里亚查尔斯·泰勒的民族爱国阵线的横冲直闯的土匪的入侵。这一侵略造成我国成千人民死亡,以及更多人流离失所,使得我们已经存在的难民问题更为严重。

我们相信,所有国家都应享有领土完整和主权,无论它们大小如何、财富多少。去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以后,我们加入了联合国盟军,这有力地体现了我们对保持各国领土完整的信任。因此,塞拉利昂决心抵抗利比里亚民族爱国阵线的土匪对其东部和南部领土的侵略,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减轻我们流离失所的公民和来自利比里亚的难民的痛苦。我们还想正式记载下我们对几内亚共和国、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王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政府对我们提

供的巨大援助的感谢。

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我们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进步、成就、增长和自给自足,我们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仍然受到排斥,我们的病态经济正在以几何级数恶化。我们仍然在外债中挣扎,似乎有人有意让我们淹没在外债之中。试图拯救我们的经济、并且是解决我们经济灾难的灵丹妙药的计划几乎没有或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这些计划失败了,它们凄惨地失败了。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联合国非洲经济复兴和发展行动纲领。这一纲领开始时有一切迹象表明它是一项可行的、有成功潜力的经济复兴纲领。今天,在计划开始4年之后,许多非洲国家陷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的经济困难之中。

我们的国家元首在今年6月在尼日利亚的阿布贾举行的会议上签署了关于建立非洲共同体的条约,该条约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创造经济发展的机会。如果不能创造必要的国际经济气候,我们的这一行动将再次失败。因此,发达国家对待我们的一些或全部经济问题的原因的态度必须来个大转变。在我们看来这些经济问题的原因是:低廉的商品价格、沉重的外债负担、有限的资源和技术转让以及正在出现的贸易保护的障碍。我们要求发达国家把我们的经济结合到多边贸易体系中,从而为我们受损害的经济创造一个与更加活跃的经济建立有效贸易联系的机会。

为此目的,我们还需要重新审查目前已变得日益困难的国际经济环境。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要保证世界经济的改善,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一致行动的必须性。非洲许多国家已开始了稳定本国经济和执行结构调整方案的进程。这一进程对我们大多数人民来说无疑是痛苦的,因为我们不得不向社会服务的减少进行斗争。因此,债务问题及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其他问题必须得到认真的审查。

对非洲而言,过去的十年是毫无成就的十年,这一点已得到广泛的承认。既然政治合作气候有了改善,我们需要非常积极地和建设性地进行关于紧急的经济问题的南北对话。即使全世界都处于和平之中,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因为世界上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每天不得不饿着肚子睡觉。

目前国际社会正在进行关于环境保护的辩论。这是人类在对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的漠不关心的多年之后才进行的。

得到一致公认的是,在整个范围内,对环境恶化的一些方面提出了相当激烈的意见,这些方面包括什么样的活动具有最大破坏性,全面环境制度对发展,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影响,以及应当如何建立一个强调环境的根本发展制度。这些都是应当得到认真讨论的问题的有关方面。虽然在一些方面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即环境不仅是我们的共同财产,而且也是我们将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因此,我们有至高无上的义务来从事能够对我们的幸福生活和我们的生存有利的活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塞拉利昂代表团认为订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与我们的利益息息相关。

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组织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对整个人类而言,即将召开的这一会议涉及重大利害关系。我们同意这一观点,我们希望这些谈判将产生关于明确的长期战略的协商一致,这些战略将使向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或物质能力,以便消除贫困的有害影响,并开始进行有利于环境的持久发展工作。我们希望这一会议将不会导致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受到排斥,而且将首先认真的讨论这一问题中我们都特别关心的那些方面。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赞扬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为帮助我们实现联合国组织的目的和目标所作的不懈努力。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联合国出色地服务了二十年——在过去的十年里,他是作为秘书长为联合国服务。在这些年里,重大的事件从根本上影响了联合国组织。退出多边主义的趋势有点减弱了,联合国组织又重新占领了国际关系的中心舞台。我国代表团要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即将离开我们的时候向他表示诚挚的良好祝愿。他的无私贡献将载入联合国组织的史册。

最后,我要回顾秘书长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所说的话:

“联合国摆脱了死气沉沉的状况,它不在是直系边缘作用,它已接近《宪

章》原来的设想。”(A/46/1第22页)

塞拉利昂同意上述观点,并将致力于别国进行密切合作以实现《宪章》的目标。

西萨摩亚独立国托菲劳·埃蒂·阿雷萨纳总理阁下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大会将听取西萨摩亚独立国总理的发言。

西萨摩亚独立国总理托菲劳·埃蒂·阿雷萨纳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非常愉快地欢迎西萨摩亚独立国总理托菲劳·埃蒂·阿雷萨纳阁下,并请他向大会发言。

阿雷萨纳先生(西萨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经选举担任这一要职。你的同事所熟知的你在国际事务方面的长期经验以及你的外交才干将有利于大会的工作。由于我国与贵国以及你个人保持着友好关系,与你一起工作将是非常愉快的。

我还要赞扬你的前任——马耳他外交部长吉多·德马尔科——干练地领导了大会的上一届会议。

过去一年中,联合国的作用大大加强,形象得到改善,这些使我们十分高兴。在这方面最近的例子是秘书长在被扣留在中东的难民问题方面发挥的敏感作用。我们祈祷通过他的努力,这些难民会很快全部得到释放。他的不动声色的外交技巧,他的耐心和正直为恢复联合国的活力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我们感谢他在过去困难、但又是重大的十年中的明智和富有同情心的领导,祝愿他将来一切顺利。他为他的继任者留下的将是更有活力、作用得到加强的联合国。无论这位继任者是谁,他将可以依赖萨摩亚继续对联合国抱有的信念和积极支持。

联合国会员国的数量正在增加,在大会本届会议中,我们高兴地欢迎联合国的七个新会员国。

首先,我们十分满意和高兴地欢迎太平洋和太平洋边缘的兄弟国家加入联合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都象萨摩亚一样是南太平洋论坛的成

员,看到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进入这个国际论坛,我们特别高兴。我们从与他们在本地区共事的经验中知道,他们会增加联合国的活力,为实现联合国的目标作出贡献。

我们长期支持接纳大韩民国加入联合国,我们高兴地看到这终于成为现实。我们相信普遍性的好处。我们认为,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时属于联合国能为他们之间的和解创造环境。

我们也欢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几个共和国。我们知道这些国家会为我们的工作作出宝贵的贡献。自然,他们曾是国际联盟的成员,他们引以自豪的历史和不可战胜的精神表明他们完全有资格成为会员国。

去年,我们谈到世界上的事件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发展。今年,这个速度的确加快了。我们正在目睹一个英勇的新世界纪元的开始,这个世界要求他的领导人表现出最大的理解、耐心、同情心和灵活性;在这个世界中,人民的声音是至高无尚的,明智的领导人会倾听这种声音。民主正在全球坚定地前进。正如最近苏联和海湾的事件所表明的,那些阻碍民主的因素似乎却加快了它的进程。我们看到,在我们周围,压制和旧的暴政正在崩溃。

民主和自由正在东欧迅速地扩展。铁幕一度在那里挡道,现在,一度被剥夺了民主和自由的各民族有了新希望。令人悲哀的是,南斯拉夫的暴力在继续。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同意实行武器禁运。我们希望欧洲的计划成功地 为南斯拉夫带来和平。

我感到鼓舞的是,在南非有迹象表明压制性的种族隔离政策将要结束。虽然许多年来,世界的愿求在这里是对牛弹琴,但现在终于有了前进的趋势。尽管南非政府关于新宪法的建立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但显然,南非政府不再能否认其多数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南非必须选定的方向。即使在种族主义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中,最终也开始出现了走向民主的运动。我们希望,既然现在各方签署了和平协议,各方会继续取得稳步进展,不会因暴力或倒退受到挫折。

在中东,速度也在加快。中东和平会议可望本月开始,许多人曾认为这种可能即

便真有,也是在遥远的将来。中东和会不仅是国际新秩序的结果,而且也是坚决和开明的外交的结果。我们希望联合国领导的这一和平倡议取得成功。尽管许多主要的程序问题仍未解决,但必须使所有各方都有代表、停止一切会阻碍和会进展的政策,为这一开始治愈旧伤口的步骤提供一切成功的机会。

在黎巴嫩,也有许多进展。内战终于结束了。然而,必须让黎巴嫩在没有外国军队驻扎在其领土上或没有他人控制的情况下进行重建。

在柬埔寨,问题正在稳步走向全面政治解决,这一进程中的新发展十分令人高兴。联合国必须继续有力地参与在柬埔寨和印度支那实现和平。

我们希望,关于塞浦路斯争端的会议能按计划召开。秘书长将在会议中运用他丰富的经验和技巧,我们希望他寻求办法解决问题的努力取得成功。

在阿富汗和西撒哈拉,我们相信秘书长的工作、联合国的决心、美国和苏联以及有关方面的积极努力将恢复这些国家的和平进程。

所有这些事件的趋势就是通过自决、更有代表性的政府和个人权利寻求自由。我们申明对人民自由的决定自己的希望的权利的信念。在我国,我们自独立以来就在选举中实行代表参与制,但这是根据我们习俗和传统的要求实行的。直到今年,在我们的人民通过公民投票作出有意识地选择,认为普选应该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之后,我们才实行了普选制。

我们注视着、也注意到联合国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中美洲为消除侵犯个人自由所作的重要工作。那里进行长期内战的主要当事者最近终于签署了和平协议。萨摩亚希望能够更积极地参加人权委员会进行的有价值的工作,热切地支持1993年在柏林召开世界人权会议。

联合国成功地支持了自由和个人权利,但是有一个问题对我们做法的刚正投下了阴影,这就是1975年通过的、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的第3379(30)号决议。许多博学的发言者在这个主席台上详细阐明了这一决议是不正常的,我们和他们一起呼吁重新审议这一决议。

有时人们说,随着导致军备竞赛的全球两极化的结束,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必要性现在已经不那么紧迫。与此相反,我国政府认为我们不应该有自满情绪,而应该抓住由新的世界形势所创造的机会,加速裁军的进程。美国宣布它计划使它的很大一部分核武库退役以及苏联所作的非常积极的反应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我们欢迎这些举动,因为它们是核裁军进程中非常实质性的进展。我们盼望着其他核武器国家采取同样积极的步骤。

我们欢迎中国和法国决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且很高兴地看到其他国家最近也作出了同样决定。很重要的是,这一《条约》及其保障措施应该得到加强和遵守。在伊拉克发生的事件以及由特别委员会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材料充分证明了这一必要性。

签署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仍然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我们认为现在的形势有利于核国家采取步骤,谈判签署这样一项条约,我们敦促它们这样做。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将加强全球的不扩散努力。在我们的地区,我们已经有了《南太无核区条约》。它也对解决核武器不扩散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再次呼吁美国、法国和英国加入该《条约》的议定书。

海湾冲突也使得我们集中注意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危险的扩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迫切需要尽早缔结一项全面化学武器公约。虽然南太平洋不生产任何化学武器,但是,我们被迫面临在我们的地区倾倒此类武器毒剂的问题。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最近举行的《化学武器公约》审查会议得到支持以加强目前的机制,我们希望它成为一项普遍性的公约。

同样,庞大的、未受到监督的常规武器的积累所造成的不稳定也需要我们采取紧迫措施。死亡商人、军火商经营的范围越来越广、效率越来越高、所造成的武器集结导致了区域乃至全球的不安全。因此,我们支持关于建立一项武器转让的联合国登记制度的建议。常规武器贸易的透明度可以成为以后采取更大措施的起点。

裁军应该导致我们在地球上过上一种更加和平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质

量继续因为我们缺乏对环境的尊重而遭到破坏,那么这种和平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们已经听取了低洼岛国的同事讲到了海平面的上升有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存。这是最黯淡的形势的现实。就连生活在比较高的岛屿上相对安全的我们也仍有可能失去我们在部分的沿岸土地。

我们必须学会尊重人类仅仅是其一部分的生态系统。因此,我们极其重视所谓的第一次“地球首脑会议”的召开。明年将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是一个认真估量一下世界资源的机会。它是一个评估已经造成的破坏以及马上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机会。我们必须维护一个生态上健康的环境,同时确保加快既有利于人类、也有利于地球的持续发展。“生态发展”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如果我们和地球想继续生存和发展的话,生态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感谢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对大会筹备工作的协调,尤其是感谢它们帮助我们这个地区的国家准备国家报告。

环境事务无疑是太平洋地区国家极其关心的问题。我很高兴地向各位报告,南部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署已经得到加强成为一个完全自治的区域组织,它的总部设在我国首都阿批亚。本地区执行了一些重要的环境公约。它们是《保护南部太平洋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公约》;《南太环境计划署公约》以及相关的《解决紧急污染问题和预防倾倒污染议定书》;《南太平洋自然养护公约》以及《阿批亚公约》。

此外,《南太无核区条约》表达了我们坚决反对本地区核武器及其试验的立场。在全球紧张局势已缓和以及在裁军领域已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进行此类试验的原因对我们来说越来越难以理解。最直接的紧迫问题是这些试验对进行试验的地区的脆弱环境所带来的危险。

《禁止在南太平洋用长流网捕鱼的公约》最近也开始生效。海洋资源是太平洋岛国生命维持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萨摩亚很高兴地看到海洋资源保护的重要性现在逐渐被认识。我们欢迎大会关于流网捕鱼的决定正在得到执行,并盼望着依照联

联合国所定的时间表在全球范围内停止这种做法。我们欢迎在这方面已经采取的行动。我们希望,不仅流网捕鱼而且其他已经证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有威胁的捕鱼技术都得到坚决取缔。

这一地区仍然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新喀里多尼亚。联合国已经通过了一项关于给予殖民地人民以独立的《宣言》并致力于在2000年之前消除殖民主义。在这方面,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法国根据《马蒂格农协议》采取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措施,为1998年新喀里多尼亚人民行使自决权铺平道路。

我们也欢迎法国政府愿意接受论坛部长级委员会。该委员会最近访问了新喀里多尼亚。该委员会的报告资料丰富,又具有建设性。我们认为此类访问以后应该进一步进行。

冷战的结束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变革以劲健的步伐往前推进。这也意味着联合国可以在确保安全和预防性危机演变成海湾战争那样的悲剧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捍卫和平具有至高的重要性,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开展预防性外交的号召必须得到支持。

正在减弱的国际紧张局势,新获得的自由以及开明的合作精神为大家有机会实现其合理抱负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如果没有取得足够程度的经济福利而且出现贫穷,希望很容易破灭并且变成痛苦。显然,优先问题必须是提供实现经济目标的各种条件。一个根本因素是贸易--自由化的贸易。大会已多次听到人们呼吁早日圆满完成《乌拉圭回合》,我们也要发出这种呼吁。

经济安全是我们成功地预防未来冲突的关键所在。没有经济安全,我们以辛勤努力在各个国家以及世界上获得的稳定将处于解体的严重危险之中。在本地区获得和维持经济发展水平以满足我们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对于包括萨摩亚在内的太平洋小国来说并不容易。作为现代经济世界和国际商业的迟到的加入者,我们所取得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际大家庭心甘情愿的合作。我国以及我们地区所享有的相对稳定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感谢每个国家对我们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我们希望在已建立的伙伴关系中能继续得到它们的支持。

我们在包括国际减少自然灾害日在内的这一星期向大会发言是很适宜的，因为对我们这种小面积的岛国来说，不管是人为的或是自然的灾害都对我们有重大影响。我们地区象其他一些地区一样尤其容易发生旋风和地震。除了这些灾害对生命的威胁以及对环境的破坏以外，它们最严重时能使我们这种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我们因此完全支持联合国改善其灾害管理的任何行动。然而我们要建议，重要的是这些安排应该超出即时救济的范围，要同时充分注意减轻灾害的措施和重建的要求。

我以及我的所有同事都谈到了我们的成功，但是我们也确定了大量的问题和挑战，而它们正是本组织--联合国--存在的理由。我们可以在各自国家以及我们国际大家庭里就解决争端和维持和平的行为标准一起达成协议。我们已要求联合国在很多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包括维持和平和监督、调解和核查，以及加强经济安全与稳定。我们必须给予联合国必要的支持以发挥这些作用。

我们正处在历史上可以使世界的走向变得更好的关键时刻之一。过去我们曾处在十字路口，但由于埋头在意见分歧和狭隘的观点之中而未能抓住机会。我们现在有机会为我们的孩子留下一个安全的世界的遗产，不能失去这个机会。

萨摩亚以极大的自豪和希望期待着联大第四十六届会议取得成就。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西萨摩亚独立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刚才发表的讲话。

西萨摩亚独立国总理托菲劳·埃蒂·阿莱萨纳先生在陪同下离开会堂。

恩东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联大第四十六届会议在国际社会保护下的真正和平、安宁与安全的精神中召开。赤道几内亚代表团要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有利于自由和主权人民的倡议和建议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曾有幸代表非洲国家成为祝贺沙米尔·希哈比先生的第一位发言者。这次我愿代表赤道几内亚代表团祝贺他当选为本届联大主席。他的丰富经验以及外交才干

足以保证我们的辩论取得成功。他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不仅由于是个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大国而著称，更多地是由于在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理想方面成为国际社会的贡献者和忠实的合作者以及作为一个与包括我的国家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在内最贫穷、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进行合作的国家而著称。我要通过他向主席团所有成员表示祝贺，相信以他们众所周知的才干将有助于以最可能好的方式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对他的前任马耳他副总理兼外交事务及司法部长吉多·德马尔科先生以及他的主席团的成员们在上届会议的杰出工作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先前的发言者都对我们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了崇高敬意。他富有耐心、决心以及深刻的责任感。他对国际社会以及条件最差的国家各种问题所作出的自我牺牲和彻底的献身精神值得我们的高度赞扬，这是对他以巨大才干进行的艰巨、积极的工作的承认，他使联合国在为人类服务中获得了应有的位置。

赤道几内亚代表团怀有这种真挚的和大家普遍都有的感情，这就是，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将作为一个履行了自己职责的榜样而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联合国接纳七个新的会员国是我们组织历史中的一个独特事件。我国欢迎这一进展，并祝贺所有会员国作出了这一一致决定，这再一次证明了我们组织的普遍性。我们高兴地欢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赤道几内亚和这两个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和密切的外交关系。我们为参与提出关于接纳它们的各个决议而骄傲。两个朝鲜同时被接纳对于将导致其人民和平统一——就象德国被如此称道的那样——的诚挚和坦率的对话是一个好的兆头。

我们还要欢迎和祝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共和国，首先，它们回到了独立和主权国家的大家庭，第二，它们成了联合国会员国。

我们还希望向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表示同样诚挚的祝贺，并向它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们正在经历我们组织历史中最好的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长期的冷战和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被甩在了后面，我们正在开始在一个信任和乐观的气氛中享有各种关系。极权主义政权的迅速消失和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开始就是这种气氛的最明确的标志。它们要求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应当开始的地方——承认和重新评价作为一个自由力量和历史主人公的人，这个概念曾经由于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的破坏性武器而被贬值、忘记和削弱。国际社会人的对自由、团结、安全和发展地位的新的认识首先是重建国际秩序和紧急呼吁使人类社会长久以来追寻的梦想变为现实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

我借此机会表达我国和我国政府对海地的军事行动感到了强烈愤怒，这一行动导致第一个根据宪法民主选举的总统被推翻，明确违反了民主秩序，这是对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蔑视。我们呼吁军方停止其行动，并恢复根据宪法选举的政府的权力。

我在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特别提到我国政府建立一个多党制度的政治纲领以作为民主的一种可信的表现形式时说：

“赤道几内亚依然只有一个政党的事实并不是一个矛盾，也不应被看成是不愿意允许公众表达其意愿。相反，它代表了我国人民的初步教育阶段和形成阶段，以保证我们不会重复过去的悲惨的经历并在这个过程中和民主的影响下成熟起来。”(A/45/PV.21, 第37页)

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是赤道几内亚政治历史中一种独特的形势。作为民主自由的一种试验，于1987年成立的可以自愿加入的赤道几内亚民主党在今年5月31日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政府制定一项纲领，为一个多党制度敞开大门。赤道几内亚政府接受了赤道几内亚民主党于8月2日至6日在巴塔召开的第一次特别代表大会确认了的那一决议，并为执行这一任务而准备和通过了一个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9月20日将这个三部分的计划提交给人民。

第一,短期计划建议精心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法律和规定,为在一个自1979年8月3日以来就盛行于我国的和平与安定和政治秩序的气氛中保证国家的政治选择提供一个法律框架;修改基本法,作为颁布其他规定的必要条件;成立政治党派并使其活动。

第二,中期计划建议由政府创造一种使成立起来的政治党派积极参与的气氛,以便在目前的立法机构任期满之时成立国家的选举机构。

第三,长期计划建议政府创造一种气氛,允许各级政治党派根据法律规定积极参与,以在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加强多元化制度。

赤道几内亚代表团自豪地通知大会,被任命处理这一计划的技术方面的委员会已完成其工作并向政府提交了报告,政府现在已将其提交给立法机构——人民代表院——进行研究和批准。

赤道几内亚的民主化进程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它也不是外国影响或压力的结果。相反,它产生于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总统的连贯的计划所引起的迫切需要,他于1979年8月3日接管政权之后决定教育和训练人民适应一个民主制度。国家统一和和睦实现之后,他就以1982年生效的基本法和随之而来的从军人政府向文官和宪法政府的转变而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看到在保护基本自由和人权的同时,政府为在国家恢复和平、秩序和安定所作的努力。

政府并未满足于在基本法第20条和以后的各条中承认,列举和表明那些事项,它还为其全部实施制定了手段和控制机制。因此,全国人权委员会得以根据1990年9月27日第7号法规而建立。这个委员会完全独立,绝对自由和公正;它在行使其职责时享有豁免权和特权。

从同样的角度,我们还必须看到6月4日第4/1991号法律的生效,它根据基本法第20条第5段的规定管理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条如下:

“每个人都有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私下信仰与宗教自由的权利”。

1991年8月3日实行了最后一次大赦,使我们的国家监狱空无一人,关上了大门,

这进一步证实了将有关人的幸福的原则和理想付诸实施的政治意愿。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强调指出,被认为是允许人民参加公共事务的一个政治制度的民主没有一个单一和绝对的模式,相反地,它是一种基于并适应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价值的政府形式。

因此,我们悲伤而感到无能为力地注意到,尽管在我们看来人权问题应得到最优先的重视,然而在这里对人权问题却重视不够。我指的是世界人口中大约有一半以上所遭受的极端贫困、匮乏、饥饿和疾病。如果这些问题要得到解决,人将成为发展方面的中心。因此我们坚定支持秘书长提出的召开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建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经济合作继续是联合国各机关为实现最好的结果而寻求的共同目标。因此我们应在联合国各机构及其会员的进一步参与之间达成平衡。这是实现联合国的民主化,从而使多数国家的愿望得到尊重的办法。

赤道几内亚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在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同时,还应处理对我们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的环境问题。因此,将在巴西召开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使我们深受鼓舞。

我们认为,目前在政治领域实现以人为中心,现在应是将其扩展到经济领域的时候了。政治与经济联结在一起使得我们对世界上是否会有真正和持久的和平产生怀疑。对于贫穷和最不发达国家来说,免除外债似乎是首要和不可避免的解决办法。

1979年8月3日,赤道几内亚摆脱了令人悲伤和痛苦的过去,自那以来该国的重建和经济复苏一直是政府发动的重大战斗之一。我们已采取了许多主动行动,并实施了许多计划。于1982年和1988年在日内瓦举行的两次圆桌会议已构成了这一进程的一部分;我们已实施了会议的建议,并进行了此后的结构调整,然而,对一个寻求摆脱只能维持生存的经济的国家来说,这确实是十分艰难的。我借此机会感谢各友好国家和援助国以及各国际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宝贵援助。然而,令我国严重关切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制度仍继续存在和不断运用,这不仅使乌拉圭回合毫无结果,而且还对象

我国这样被正确称作属于最不发达之行的国家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我们乐观地看待秘书长关于对我们商品问题的稳步解决办法的报告中所载的建议。在这方面，赤道几内亚代表团欢迎日本提出的在1993年举行非洲发展问题首脑会议的倡议。

同样，我们期待着《第二个非洲经济复苏和经济发展行动纲领》取得成功。我们保证为根据阿布贾指导方针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提供充分合作，这对我们区域来说不仅是必要而且是至关重要的。

我并非想进行自我吹嘘，但我要指出赤道几内亚政府为实现国家和个人的繁荣所作的努力是任何希望访问我国的人都可看到的。1991年4月17日由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议会和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大学校长、国际新闻界代表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组成的国际评审小组在巴塔将亨伯托·比安卡马诺奖授予奥比扬·恩格马·姆巴索哥阁下，获悉国际上如此对我们为实现我国的政治稳定、民主化和经济发展所作的努力给予承认，我们深感自豪和欣慰。

我谨代表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以及政府和人民在这个讲坛上再次向这些组织和个人表示感谢。

赤道几内亚代表团赞赏并称赞南非政府为铲除种族隔离制度所作的积极变革。然而，我们十分遗憾地注意到种族隔离制度尚未彻底铲除。我们希望在制订一部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充分保证所有南非人的基本权利的不分种族的民主宪法的谈判中将产生良好的结果。

我们十分关注在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卢旺达这些姐妹国家所发生的动荡，我们促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重新考虑其立场，并通过坦诚对话，寻找恢复和平、秩序和安宁的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如果以色列坚持占领巴勒斯坦、阿拉伯和黎巴嫩领土，中东是不会有和平的。现实情况要求承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为各自有得到承认的边界的拥有主权的自由国家。

我们希望在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总统的积极主持下举行的一次和平会议将平定

情绪并实现一个和平持久的解决办法。

我们祝贺黎巴嫩实现了民族和解。国际社会应为该国的重建提供支持和援助。

我们坚定支持并赞扬秘书长在塞浦路斯局势方面所作的努力。

我们真诚希望，在南斯拉夫这个不结盟运动的先驱国家发生的令人悲伤和痛苦的情况将一直得到国际社会的注视，以找到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目前各国已普遍认为，军事选择并不是寻求和平的唯一和最可取的办法。“如要和平，必须备战”这句话已失效。

旨在建立我们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的姐妹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政治和经济谈判、协定、公约和条约使和平与安宁的气氛有希望出现，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欢迎，我们由于语言、文化和历史与这些国家联结在一起，基于这一点，并在不作任何历史评价也不追究谁是谁非的情况下，我们促请美利坚合众国和古巴共和国打开谈判大门，以达成双方的人民这些两国政府的僵硬立场的无辜受害者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新时期的迫切要求。国际社会和历史将赞扬并感谢它们这样做。联合国是适当的场所，目前正是时候。

裁军一直是我们的注意力的焦点。虽然我们不生产也不拥有武器，但作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并由于我们可能成为这些武器的无辜受害者，我们希望彻底消除这些武器。因此，我们欢迎和赞扬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开始销毁和消除这些武器的进程的单方面主动行动，苏联总统也作出了响应。目前大量资金耗费在武器上，而人类为许多问题所困扰，这些资源本应用于减轻其中的一些问题，当然对这一情况我们必须表示悲痛，但“晚做总比不做好”这句话使我们得到慰藉。

杰克逊先生（爱沙尼亚）（以英语发言）：我对希哈比先生当选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表达我的热烈祝贺。我们还要对马耳他的吉多·德马尔科先生以及大会以前的所有主席表达我们的真诚赞赏，赞赏他们代表全世界人民为主持和丰富本组织的工作所作的努力。同时，我们对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达我们的感谢和尊敬，因为他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爱沙尼亚人民为

了能够作为一个与其邻国和平相处的完全主权国家参加本组织，已经坚持努力了好几代。我们期望在他的指导下在联合国工作。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欢迎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为本组织的正式会员国。我们也以同样的感情欢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我们特别高兴地欢迎拉脱维亚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并且提醒我们自己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进行过战争。相反，我们有着共同的历史——强大邻国对我们的殖民统治，它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牺牲我们的代价而进行战争。当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加入国联时，我们的人民曾希望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在我们加入联合国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置之身后时，我们重申对于作为本组织基础的原则的信心，并且相信一个新纪元确已真正开始。

爱沙尼亚人民最终实现了旷日持久的自决梦想。爱沙尼亚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已经得到恢复，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爱沙尼亚十分珍惜它被接纳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并准备履行它的国际义务。

我们衷心感谢那些支持我们进行了许多年斗争的人们。我们特别要感谢冰岛——那个国家的狭小面积并没有阻碍它的道德勇气。冰岛人民将在我们的历史上永远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遗憾的是被接纳加入联合国并不能解决我们在巩固独立上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其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同我国的传统政治和经济方向有关的问题。爱沙尼亚在历史上和文化上都一直同西欧和中欧有着强有力的联系。即使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之下也是如此。在1940至1991年间，苏联占领中断了那些联系，但并没有能够摧毁这些联系。

从爱沙尼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而言，一个紧迫的主要问题就是恢复那些联系和恢复欧式的生活方式。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希望尽快同现代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结合起来。爱沙尼亚已经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的正式成员，我们同北欧理事会的成员有着强有力的联系，并且已经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开始了有关合

作的讨论。最后,许多欧洲共同体成员已经表示对我们成为欧洲共同体的准成员国表示了关心。

但是,爱沙尼亚对欧洲的倾向并不意味着它不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愿望。事实上,我们觉得我们比同我们有着共同价值的西方国家更能理解这些问题。波罗的海国家已经从一个漫长而困难的殖民统治时期中崛起。我们希望这种经历是对我们同第三世界的紧密联系和合作的良好预兆。

爱沙尼亚人民非常清楚生活在外来统治之下意味着什么,特别是生活在基于极权主义之上的外国统治之下意味着什么。为此,爱沙尼亚决不会采取不支持所有人民获得自决权的任何立场。

考虑到这一点,爱沙尼亚共和国政府承认了斯洛维尼亚于9月26日宣布的独立。独立是斯洛维尼亚人民的自由选择,而且斯洛维尼亚符合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意义上的独立国家的标准。爱沙尼亚相信,尊重斯洛维尼亚国家和克罗地亚人民的自决权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实现南斯拉夫冲突解决方案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同时,爱沙尼亚只能接受建立在民主原则和尊重人权,以及尊重少数民族权利之上的和平方式。归根结蒂,爱沙尼亚人民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了他们的独立国家。

在短期内,爱沙尼亚外交政策的最高考虑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系的正常化。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苏联和爱沙尼亚于昨天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遵循一项建立在友好关系和相互尊重民族主权基础上的政策符合爱沙尼亚的利益。爱沙尼亚也认为有必要维护同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互利经济关系。当然,前提是苏联各共和国在内部稳定的气氛下的继续向民主前进。爱沙尼亚希望,那些共和国能够解决它们的经济困难,并且防止同苏联之间的暴烈分裂。这样的事件可能导致一场内战,并足以威胁整个世界的稳定。

我们还对苏联在充分实现爱沙尼亚国家地位进程上的态度感到关注。尽管苏联国务委员会于1991年9月6日承认了波罗的海各国的独立,我们却发现苏联的一些政

治力量和政府机构未能承认和接受爱沙尼亚恢复独立。这些机构没有表现出向新的政治现实妥协的任何迹象。最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把爱沙尼亚当作组成苏联的一个共和国而与其保持未来关系的愿望。这种态度有损于爱沙尼亚的主权，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象爱沙尼亚人民一样，对此不能接受。

一个单独和紧迫的问题，就是苏联占领军从爱沙尼亚及时撤走的问题。爱沙尼亚政府对一些苏联政治领导人拖延从爱沙尼亚领土撤出苏联军队的努力感到关注。例如，与爱沙尼亚进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阿纳托利·索布查克多次指出，在1994年以前不能开始撤出部队。爱沙尼亚知道必须让苏联占领部队有一定时间撤回。然而，我们确实认为可以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

使人们尤感关注的是核武器和进攻部队在我国领土的继续存在。我们还对大批外国军队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继续存在感到不安，这种存在威胁着爱沙尼亚共和国的主权。为此，波罗的海委员会于1991年10月5日决定向苏联提出建议，建议苏联占领部队于今年12月1日之前撤出所有波罗的海国家的首都。

对于欧洲安全的总问题，我们对下列事实表示欢呼：以波罗的海各国恢复独立一道进行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民主化的进程大大地缓和了欧洲的紧张局势。我们不再看到分割东西方的对抗的绊网。这一新的现实已成为爱沙尼亚国家安全理论的基础。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中立的，因为我们不再看到一个分裂为敌对联盟的欧洲。爱沙尼亚愿在防御和战略理论方面与其邻国合作，并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进程范围内与该组织的所有其他成员进行合作。

爱沙尼亚于1990年春季举行了在当时条件下尽可能民主的议会选举。鉴于已经恢复独立并建立了蓬勃发展的多党制度，必须而且理应举行新的选举。爱沙尼亚共和国最高委员会已决定于1992年举行新的选举，以便在符合所有普遍接受的民主政府的原则的条件下选出一个新的和更具代表性的议会。

当然，爱沙尼亚国内的政治局势并非没有自己的问题。51年的外国占领削弱了独立时期孕育的政治传统。然而，这种困难的经历却使我们懂得，只有一个民主的

政治制度和—个市场经济，才可以满足爱沙尼亚人民的利益。已经召开了一个制宪会议来制定一部给予这种条件的新的宪法。这部宪法将符合欧洲理事会于1950年11月4日确立的《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规定和原则。

在经济领域中，正在起草将促进转向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法规。在过去一年中，已制定了各项法律来确立私有财产权利、保护外国和国内投资者的利益以及制定一个有利于私人投资的公平的税收制度。这些法律所依据的原则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成员国的要求中所含的原则。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爱沙尼亚以其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始终如一和容忍的对待在国际社会的各国中间是独特的。爱沙尼亚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化自治的法规，在被仇恨与恐惧所分裂的欧洲属罕见的例外情况。这些法规保障了每个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以自己母语受教育的机会、自己的出版刊物、实行自己的宗教习俗的自由以及他们认为适当的文化表现的自由。这些开明原则的重新应用，将是今天生活在爱沙尼亚的很多不同民族之间进行合作的良好基础。

在占领的年代中，一大批非爱沙尼亚人在爱沙尼亚定居。很多这些人认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家园并支持爱沙尼亚人民自决的愿望。我们认为居住在爱沙尼亚的其他国家公民应享有在公正和平等的公民及法律基础上申请公民籍的机会，这是不言自明的。如果他们希望在爱沙尼亚工作而同时保持其他国家的国籍，他们的这种机会是不会被武断地剥夺的。

爱沙尼亚共和国及其人民在经历51年的外国占领之后，正与国际社会共享欢乐。我们不会浪费这一很多人为其经受折磨的机会。我们愿作为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和睦的邻国、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以及一个在国家间事务中可依赖的伙伴重新回到欧洲的怀抱。

塔瓦雷斯·古斯曼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十分荣幸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发言并且代表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达我们对世界各国和平与幸福的真挚愿望。

请允许我向希哈比先生表达多米尼加代表团的祝贺,祝贺他当选大会主席。我坚信他的外交才干和经验一定会使我们的审议工作取得成果并有助于加强国际秩序,同时还会在世界各国缔造更为有益的和平。

我还想向即将离任的主席吉多·德马尔科先生致谢,他能干而有尊严,出色地主持了第四十五届大会的工作。

此外,我还想向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致意,他作为本组织秘书长作出了无法估计的努力。近十年来,他怀着热情全心全意地履行自己的崇高职责并在努力实现联合国理想的过程中表现出勇气和奉献精神,这些使他赢得很高的荣誉,深受世界各国的尊敬。

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向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波罗地海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共和国加入本组织表示极为热烈的欢迎。

我此刻不想讨论大会议程上其他严重问题,我认为向本组织会员国阐明仅影响两个邻国的另一个较小问题会更有益处,这两个国家在世界上或许是独特的,因为它们共同占据加勒比海上一个小岛,并且有着类似的问题。

在大会的发言中,海地问题年年都是永恒不变的话题。由于地理和历史已经确定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应当是两个处于同住一岛的独特地位的主权国家,因而怎么会是另一种情况?由于这种毗邻,我们目睹了海地人民遭受的象毁灭性的瘟疫一样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上的不幸。我们看到并感受到剥夺该国人民自由的长期暴政政权。我们感到痛心的是社会不公正剥夺了该国大多数人民受教育、健康和发展的权利。作为邻国,我们目睹海地人民来去匆匆,在赤贫的重压下身心交瘁,我们感到惊讶和痛心,因为海地可耕地的植被已经消失殆尽并成为真正的荒地。

海地人民是多产民族,他们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找到他们需要的进行生产土地。于是我们都看到他们如何绝望地一批又一批涌近邻近地区。

海地一直在各种国际论坛上指责我们侵犯海地人民的权利,并且容忍在多米尼

加共和国甘蔗园雇用海地人时提供的奴隶般条件。然而,我们每次都在大会谈到海地问题,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代表海地人民以正确的声援姿态呼吁援助。

这次听到海地总统再次激烈地进行谴责之后,我们决心弄清是非曲直,并在本世界会议上大声阐明海地的目的就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公然进行讹诈并从道义上捆住其手脚,妄图阻碍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作为国家最宝贵品质保护者履行其职责。

我们坚决拒绝海地总统于9月25日在大会发言时提出的指控,即居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地人的权利正受到侵犯。该指控令人难以接受地歪曲了事实。我们与海地共存的历史性问题是,有大批海地贫穷的农村和城市人口秘密向多米尼加共和国移民所造成的问题。

一个国家元首在国际社会面前批评另外一个国家为维护社会秩序而执行它自己的法律,这是极不寻常的。争论的问题是,多米尼加当局明确行使其主权,根据移民规定命令遣返非法进入并非法居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领土的外国人。

今年数千名多米尼加男女给美国、西班牙和荷兰当局驱逐回他们的国家,因为他们非法居住在这些国家的领土内。不管这些行动使我们多么痛苦,我们从未想到去任何讲坛谴责驱逐多米尼加人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或是对人类的犯罪。

如果多米尼加共和国当局遣返那些偷偷进入其领土并非法居住在那里的海地人被认为是不公正或滥用权利,西班牙、荷兰和美国驱逐非法居住在他们领土内的多米尼加人又怎么能是公平或合法的呢?

因此,我们拒绝海地以指责多米尼加共和国侵犯海地人的权利而使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国际社会面前受嘲笑的企图。事实的真相是,海地大众由于受到他们自己国内缺乏足够的生活空间的压力,成群结队离开他们的国土,寻找一个他们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人,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要求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个面积只有48 000平方公里和7 350 000人口的小国--承担起被绝望和饥饿驱赶出他们自己国家的所有的海地人。

由于中美洲战争造成的动荡,100多万危地马拉人、萨尔瓦多人、尼加拉瓜人和

洪都拉斯人离开了他们的国家而到美国和邻国寻求庇护--政治和经济庇护。为处理中美洲的难民问题曾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并为帮助这些难民设立了许多项目和活动--有些是在联合国机构的主持下设立的。许多项目和活动已证明是有效的。

成千上万的海地公民来到我们国家逗留。大会知道对我国经济的这一入侵所强加给我们--一个穷国的经济,一个无法为其自己的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面包、就业、卫生、教育、干净的饮水和适当住房的经济--的巨大负担?大会是否知道由于我们的资源极其有限这一问题是多么的重大和巨大?

我必须告诉大会多米尼加共和国不可能承担其势同热带暴风雨一样的急骤的移民的巨大负担。因此我们紧急呼吁--这是一项要求友善的呼吁--国际社会根据局势的要求迅速援助海地。我们所有国家担负一份合理的负担并作出努力确保海地能够使其所有的儿童--今天他们有许多是饥饿和贫困造成的绝望难民--生活在自由和幸福之中,这是正义的最高姿态。

意识到这一形势,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希望在这个世界组织面前明确指出,多米尼加共和国已经尽其所能寻求和平解决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并在双边之间达成充分尊重两国权利和满足两国需要的协议。在这里提及以下事情未必不适当:最近由社会事务和劳工部长米尔蒂奥·塞莱廷率领的一个官方代表团于8月15日访问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并同多米尼加当局举行了最高级别的接触。

在两国当局初步接触期间,商定与现有的这个委员会相类似的另一个委员会将由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任命并将访问海地以在真诚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谈判。仅仅两个星期之前进行了第一次接触。多米尼加委员会还没有去海地,因为率领这一代表团的多米尼加劳工国务部长去德国正式访问,几天以前才返回多米尼加首都。

海地新大使盖伊·亚历山大先生向多米尼加政府递交国书时,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向这位出色的外交家概述了一个广泛的行动方案,两国可以执行这个行动方案以解决它们的现存问题。*

*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这项方案其中规定：第一，达成一项协定，为海地工人受雇于多米尼加制糖工业创造条件；第二，以这个第一项协定作为一种模式，并在适当的改变之后应用于其他领域，比如每年收获季节雇用大批海地工人的咖啡工业；第三，由多米尼加移民机构对许多海地男女进行审查，他们已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生活多年，因此他们有权作为临时工人获得居住许可；第四，由来自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杰出知识分子定期召开会议，以在两国之间创造一种理解的气氛，因为每一个人都认识到社会、经济和历史因素在这两个国家之间造成的破坏。这种破坏往往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该国具有大量的海地人力，这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压低了多米尼加工人的工资，并造成了这样一种危险的趋势，即多米尼加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成员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

因此，最后我要向这世界性大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我们拉丁美洲和整个美洲的兄弟们保证，今天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是由一个民主统治的政府，该政府尊重人权，不歧视任何外国人，不鼓励创造或维持任何威胁到世界任何地区和平的趋势，也不赞成在人类大家庭各成员之间设置障碍。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愿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由于技术问题，发言者不能使用其会议桌上的话筒，必须到讲台上来作行使其答辩的发言。

恩加卢基英特瓦利先生(卢旺达)(以法语发言)：乌干达代表团长、乌干达第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塞莫格雷雷先生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发言中有一段讲到了卢旺达。我应该感谢他对我国卢旺达问题给予的关注。乌干达代表团团长试图让我们相信卢旺达正在为武装分子从乌干达对其发动的进攻寻找替罪羊。我反对这种宣称，这一宣称蓄意无视历史事实，因此是对事实的的歪曲。

我要简短地回顾下列事实。1990年10月3日，也就是来自乌干达的武装分子对卢旺达进行入侵三天之后，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了第1/90号新闻稿，这新闻稿在联合国进行了散发新闻稿指出，进攻者是来自乌干达军队，即民族抵抗军的逃兵。

这份新闻稿还指出,如果这些进攻者返回乌干达的话他们将被解除武装,遭到逮捕并按照军法而受到审判,为支持这份新闻稿提出的立场,乌干达国家元首约韦里·穆塞维里总统在1990年10月7日在布鲁塞尔会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这一立场。他强调指出,如果逃兵返回乌干达的话,他们实际上会被绳之以法。我们有提出这一立场的录音,因此,这是一个可核查的事实。

1990年10月2日,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维尼先生在坎帕拉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前宣布:

“我非常怀疑卢旺达境内的部队能够消灭叛军。叛军中的多数成员是民族抵抗军中最优秀的士兵。”

我刚才回顾的事实毫无疑问地构成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分析的因素,以证实卢旺达是否在寻找替罪羊。乌干达代表团团长在发言中指称卢旺达正在对乌干达进行宣传战,但是与此相反,卢旺达只是在重新确立事实卢旺达无意寻找替罪羊,或对任何人发动宣传战,更不会对一个我们希望与之在和谐中相处、彼此彻底公开、诚实相待的邻国发动宣传战。

我将不进一步阐述有关我国对待难民态度的基本事实。特别自从1991年2月19日达累斯萨拉姆首脑会议宣言以来,我国已经多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这次首脑会议上,卢旺达重申了所有来自卢旺达的难民具有的返回其家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时认识到这一措施对实现民族和解具有亟大的重要性。的确,正如达累斯萨拉姆首脑会议所承认的,卢旺达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支持,以解决安置那些回国的难民的问题。

国际合作,尤其是卢旺达和邻国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在那些选择了除自愿遣返以外其他解决办法的难民,情况尤其如此。我想代表卢旺达政府再次对所有那些欢迎并收容了卢旺达难民的国家致以非常真诚的敬意和表示我们的深深感谢。

人们意识到,难民问题不仅仅是世界上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关注的问题,它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因此,假如每一个接受难民的国家都帮助他们武装自己并残暴地袭

击其原籍国，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世界将有变成一个火药桶的危险。就非洲而言，我们在卢旺达意识到这个危险，并希望充分实施适用于这种情况的各项公约。

我所指的特别是非洲统一组织起草的难民公约。该公约第3条第2段对于安全和受难民问题影响的邻国之间友好关系极其重要和非常恰当。它规定签署国有义务禁止定居在其领土上的难民通过有可能导致成员国之间关系紧张的活动，特别是使用武器、书面出版物或无线电广播来攻击非洲统一组织的任何成员国。

我对乌干达代表团的毫无根据的指控无法保持沉默，它们是为了使我们相信这些袭击是从卢旺达领土发动的。这只不过是正在袭击我国的卢旺达爱国阵线的论点。真实情况是爱国阵线在卢旺达领土上没有任何基地。它对平民的袭击是从乌干达进行的，这些武装分子从1990年10月3日以来就在那里建立了基地。这就是现实：爱国阵线不是以卢旺达、而是以乌干达领土为基地。

我想代表卢旺达政府庄严重申我于1991年10月7日在大会发言时所说的话。卢旺达正致力于为从这个现象开始以来就一直为我们所关注的卢旺达难民问题找到一项最后的解决办法。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于1991年2月9日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会议的有关地区国家首脑关于解决卢旺达难民问题的宣言。

我们非常关心地期待着责成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非洲统一组织起草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将于明年提交我们审议。

我们完全同意在调停人扎伊尔国家元首的主持下同卢旺达爱国阵线进行正式对话。我们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奉行睦邻政策。我们将永不背离它，并期望我们的邻国表示出同样的意愿。

卢旺达感谢所有那些一贯表示出谅解并愿意在其历史上的这个困难时刻予以帮助的邻国。我们愿借此机会感谢所有那些始终关注着该局势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卢旺达重申，它对《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各项原则永远忠贞不渝。

马尔库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希腊代表在10月7日行使答辩权时强调，希腊从未承认1989年的阿尔巴尼亚人口普查。尽管如此，这丝毫没有改变那次人

口普查的性质，它是在所有公民自由表明国籍的原则这一公认标准的基础上举行的。我提到这个细节并不是因为它不为人知，而是为了表明，当希腊代表谈论几十万希裔人时——当然，这并非出于无知——它们把居住在国家不同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正教人口当作定居在阿尔巴尼亚领土上的希裔少数。

将宗教视同国籍并把二者相提并论是荒谬的，这个逻辑将意味着居住在阿尔巴尼亚的所有天主教徒都是意大利人、法国人或德国人，那里所有穆斯林都是土耳其人或阿拉伯人，信奉正教的斯拉夫人是希腊人以及爱尔兰人是波兰人，或反之亦然。换言之，在这个小小的世界上将没有任何阿尔巴尼亚人。把国籍当成宗教无论用来支持什么样的要求都不是一个严肃的论据。不仅如此，阿尔巴尼亚的正教人口有其自己的母语、文化和传统，它们同正教希腊人的完全不同。

希腊代表还强调这一事实：在阿尔巴尼亚其他地区也有希裔人。这是真实的。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本市，居住着来自人口大约为60 000的希裔少数的80名大学讲师、牧师以及高级官员的家庭。在其它城市也居住着一些希腊人，即使在阿尔巴尼亚的前极权主义政权之下，它们也在当地的权力机构中获得了高级职位。它们都被列入1989年人口普查。

我不想细谈阿尔巴尼亚的希裔少数的权利。正如我以前指出的那样，它们的代表参加了所有的国家和政府机构。它们有自己在阿尔巴尼亚议会中占有席位的政党，对于这一点希腊政府通过在地拉那和雅典与它们的接触知道得很清楚。

希腊代表不能无视或通过一项声明来打发掉卡美利亚的阿尔巴尼亚人问题。我们在此考虑的不是最近也引起欧洲社会兴趣的庞大的阿尔巴尼亚文化和语言社区，而是居住在卡美利亚的阿尔巴尼亚人，它们多年来遭受着放逐、驱逐和大规模屠杀，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后，它们在无情的肉体消灭威胁下被迫放弃自己的家园和财产。

根据希腊代表的说法，这些人在战争期间同法西斯分子和纳粹侵略者勾结犯下了罪行。有什么人能够指出在历史上出现过摇篮中的婴儿、孕妇和有病的老人同侵

略者勾结犯罪的事?即使犯有这种罪行,也绝不能为对这些人犯下的野蛮行为、大规模屠杀和残杀辩解。

同盟国承认,卡美居民与希腊和世界抵抗运动一起同法西斯占领者们进行了战斗。联合国和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们记录了它们并非自愿地逃离自己祖居的土地,这些代表在1945至1946年期间曾帮助过被强行驱逐出它们在希腊的祖先土地、并在阿尔巴尼亚定居的卡美人。

今天,这些成千上万名来自卡美利亚的阿尔巴尼亚人要求得到访问并最终返回其自己土地的权利,但是它们没有被允许这样做。作为一个在历史上被承认的实体,它们要求得到欧洲安全与和平会议各项文件——即《巴黎宪章》和哥本哈根文件——以及《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所有权利。

他们还要求被从其自己的古老的土地上强行驱逐出去的阿尔巴尼亚人与在阿尔巴尼亚的希腊少数民族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些要求已经由在阿尔巴尼亚的卡米人的代表公开并向希腊方面提出,包括向希腊总理提出。萨马拉斯先生知道这一点。他在今年6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外长时宣布卡米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人们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是阿尔巴尼亚正处于异常困难的处境。我们不希望任何国家、更不希望一个邻国为了对阿尔巴尼亚强加毫无道理的要求而利用这种处境。

作为希腊的邻国,阿尔巴尼亚愿与这个国家保持良好和友好的关系。

莫拉·戈多伊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瑞典代表在今天上午全体会议上发言中提到我国,说在拉丁美洲“古巴是一个悲惨的例外”。(A/46/PV.29,英文第74页)

我们想知道他所指的悲惨是什么,因为我们想不起来最近古巴发生过任何地震、火山爆发、飓风或其它的灾害。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提到古巴时根本没有提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一个小国实行的残酷的侵略政策。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如果一个我们传统上一向尊重并与之保持富有成果的关系的国家加入谁都知道

由什么地方发起的反古巴的运动,那么这是令人遗憾的。

朗香先生(海地)(以法语发言):海地代表团注意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外交部长今天下午的通篇发言几乎谈的都是海地。我们感谢他对海地讲的客气话,但我们必须作一些评论。

首先,关于海地政府正在进行一场反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运动的想法,我们想指出亚里斯蒂德先生的政府的任期还不到7个月。如果有这样一场运动,那也是几年前人权组织、劳工组织,甚至电影制片人开始记录制糖业海地劳工的状况时的事情。莫里斯·莱莫安写过一本众所周知的题为“苦味糖”的书。本届海地政府不能也无法资助这种运动。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有关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工人的状况是一个事实。这不是我们编造出来的,而且在现阶段我们认真推荐多米尼加共和国外交部长读一下华金·贝伦格尔写的一本关于这种状况的书,其西班牙文书名为“被颠倒过来的岛屿。书中多米尼加共和国现任总统承认海地人在他的国家遭到虐待。此外,认识到同样的这种状况,多米尼加共和国1990年10月发布了一项关于改进生活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地人的状况的措施的公报。

我们注意到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愿意在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建立和睦关系。我们非常高兴并且希望将在这个方向采取首要步骤。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多米尼加政府认为海地人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存在是一个不能单独负担的包袱。我们要求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不过是根据国际标准解决移民问题。我们碰到过生活在几乎世界各地的海地人因非正常的情况被送回来的例子,但海地人从未在任何国家遭受过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遭受的待遇。关于这一点我们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的两位代表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边界注意到遣返海地人时提供的证据。

1991年6月多米尼加共和国未经与海地共和国磋商便发布了一项法令,并根据这个法令从其领土上驱逐了所有不符合正常情况的16岁以下或60岁以上的海地人。自那时以来他们驱逐了5万多名情况不合法令的规定但超过16岁和低于60岁的海地公民。在他们中间我们发现有人一直正常地生活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并在多米尼加国

家企业工作的人。

如果让·贝特朗·亚里斯蒂德的政府要求得到补偿,这不是讹诈,而是根据国际规则对不正常地被遣返回海地的海地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和资产损失的补偿。我们矛盾地注意到多米尼加共和国不能接受所有生活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地工人,因为多米尼加有着足够的工人。这是很正确的。然而,使我们忍不住要笑的事实是,多米尼加共和国认为与海地达成的协议的第一点是向多米尼加制糖业输送海地工人。

我要在此重申海地共和国总统让·贝特朗·亚里斯蒂德的话,他说不能再让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工作的海地人的血和汗变成苦味的糖。如海地总统指出的那样,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一只鸟的两个翅膀。我们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我们愿为我们两国之间的明确和平而努力。

我们正充满诚意地等待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姿态。

伊鲁姆巴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今天下午,卢旺达代表在他的发言中又一次继续对我国乌干达进行近乎于诽谤的指责。我对于卢旺达代表的指责要比他对待事实更为文雅得多。

我们的部长在今天上午的发言过程中澄清了局势并阐明了乌干达政府在整个卢旺达问题及其有关的难民问题上的立场。卢旺达代表的主要指责就是乌干达对卢旺达爱国阵线提供了基地并给予后勤上的支援。没有比这种说法相距事实更远的了。

为解决卢旺达问题,正在进行一些区域性努力,这包括该地区各国首脑的努力以及区域性会议。我们的调解人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现任主席蒙博托总统现在正在进行类似于非统组织秘书长所进行的努力。

乌干达一直在同这些努力进行充分合作。事实上,我们甚至帮助卢旺达解决其内部问题。正如我们以前所指出的,乌干达已允许卢旺达在乌干达设立军事监察组以核实它的指责。同样,我们也允许非统组织在我们的领土上设立监察组。但他们尚未能证实卢旺达代表在大会上所作的那些离奇的夸张。

不管是卢旺达的监察小组也好还是非统组织监察小组也好,都未能够找到卢旺

达代表占用大量时间所描述的任何基地。事实上,非统组织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感谢了乌干达,感谢我们允许他们视察他们想看的地区并得以作出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反叛基地的报告。

本区域,特别是我国为援助卢旺达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想,我们需要了解卢旺达是否真正想要协助区域性努力,是否真正希望这些区域性努力继续下去。我们认为,将这一问题在这一级别上提出来表明了他们对这些区域性努力已丧失了信心。我们乌干达是准备同该地区的领导人及其为解决卢旺达问题的区域性努力进行合作的。

产生这一危机的卢旺达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卢旺达政府不接受其人民返回自己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卢旺达政府拒绝接受那些想要回去的其公民,在我看来从道义上讲是站不住脚的,在法律上也是不成立的。

曾经一度,卢旺达政府所提出的拒绝他们回国的借口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土地。我想,卢旺达代表一直在同我国政府联系试图为他们的这种说法进行辩护。这种借口使我想起了一个不断折磨其孩子的家长,试图迫使他们逃到邻居的家中去而后又拒绝他们返回,说什么他自己的房子太小没有地方给他们住。但这还不够。于是他开始对他的邻居大谈什么邻里相好的美德。这就是我们同卢旺达的处境。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作出了相当的努力。我们在我国收容了1959年以来的卢旺达难民。援助卢旺达的所有国际努力都未奏效。

在本次一般性辩论中,大多数发言者都强调了国家不应该躲在主权的屏障之后干着违反其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事情的重要性。可以肯定,一项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是个人返回家园的权利。

在听了卢旺达代表团的代表的发言以后,我希望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卢旺达政府是否真正愿意面对关于解决卢旺达问题的区域性努力,还是愿意把这一问题在区域一级以外的论坛上提出来呢?我国代表团愿为此目的同一切努力进行合作。

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下我国代表团今天上午的声明。我们这些在该地区收容了

许多卢旺达难民的邻国虽然不指望卢旺达政府对我们所作的所有人道主义援助表示感激,但我们也不希望它采取挑衅性的态度。

罗什霍·德拉萨希利埃尔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斐济副总理在他的发言中感到他应该对我国进行诽谤,因为在他的领土上法属波利尼西亚进行了核试验。

我国代表团想回顾一下,法国所进行的地下核试验没有在任何方面损害该地区国家的利益、环境以及人口的健康。这一点已经由国家和国际一级的科学委员会在实地进行的无数次调查研究所充分证明。最近,1991年3月由三个国际机构,其中之一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有联系,所进行的调查结果再次表明了这一点。

我想补充一点,有关这些试验,我国政府一直奉行着广泛地提供信息的政策并愿意继续执行这一政策。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已经结束对议程项目9的审议。

主席声明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已经听取了第四十六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一般性辩论于9月23日星期一开始,开了27次会。在一般性辩论过程中,我们有幸听取了24位国家元首、10位总理、10位副总理、94位外交外长、5位外交副部长和19位代表团团长共162位发言者的发言。这种在最高的水平上几乎普遍参加再次展示这个全球性论坛的独特性,并突出表明国际社会对大会的重视。这样众多的著名政治家和世界领导人与会和参加明确地证明了他们对联合国以及《宪章》的承诺。他们在本次一般性辩论期间通过雄辩的发言表达了加强联合国作用的共同决心,以便使他能够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一般性辩论中几乎所有的发言都强调联合国越来越有必要在正在出现的新世界安排中起更大和更加关键的作用,并应把他作为在《宪章》各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促进和平、正义和国际合作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全球机构。本次一般性辩论表明,各会员国都知道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积极的缓和,他们都愿意努力和平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冲突,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改善不发达和贫穷的状况并探索新的办法,对社

会经济问题、环境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增多予以处理。大会的注意力显然集中在国际社会在世界事务的这个关键阶段主要关心的各种问题。

一般性辩论期间审议工作的特点是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强烈希望进行对话和相互理解,总的来说,其特点是一种建设和积极的态度。在这里,我要对各国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期间采取的建设性立场表示赞赏,我希望这种积极的合作气氛将在本届大会期间得到加强。

在一般性辩论结束之际,我还要向各位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我们主持会议时同我和各位副主席进行了极好的合作,他们克尽职守的遵守了我们在本届会议开始时共同商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安排。我相信,我能够继续依赖各位成员的合作与支持,特别是在使我准时宣布开会方面得到合作与支持。

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负责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罗纳德·施波尔斯和秘书处所有工作人员,他们在一般辩论期间同我进行了极好的合作。他们在工作中给予我大量支持。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祝贺我当选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的各国代表团表示衷心感谢和赞赏,他们对我说了一些赞美的话,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信任。在接受他们的善意的同时,我愿重申,我保证竭尽全力不辜负各位成员对我的信任。我在工作中期望继续得到各位成员的合作,并深信有他们的支持和建设性参与,我们能够使本届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下午6点50会散会。